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文部十一

論 議 牋 啓 書記

論

李充翰林論曰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於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成文美矣

文心雕龍曰論者倫理無爽則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爲論語蓋群論立名始於茲矣論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也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爲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如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聚述聖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而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

塗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玄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頴精密蓋論之英也至乃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哉原夫論之爲體所以辯正然否窮於有數追於無形鑽堅求通鈎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詞忌枝碎也必使心與理合弥縫莫見其隙詞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譬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横斷詞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撿迹知妄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漢書曰班彪遭王莽亂避地隴右時隗囂據隴右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彪既感囂言又懲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其時難

後漢書曰王符耿介不同於俗因而憤恚著書以譏於世不欲彰名號曰潛夫論

又曰仲長統字公理每論古今世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

晉書裴頠傳曰頠深患時俗放蕩不遵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重名於世口談浮虚不遵禮法尸禄躭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太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

又范喬傳曰光禄大夫李銓嘗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爲立一代之書正群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揚劉優劣論

又曰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太始初到洛下不干榮

祿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爲乎
每見國家赦書謀反逆者赦至於祖父母不赦以爲王法
所不容也奈何公卿𠹀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天人之理
旣滅大亂作矣因著元化論以非之
又曰魯褒字元道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
姓名著錢神論其略曰市井便易不患耗折親之如兄字
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
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京邑衣
冠疲勞講肆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又
成公綏亦著錢神論
梁書曰范縝字子眞南陽舞陰人也齊竟陵王子良盛招
賓客縝豫焉子良精信釋教而縝不信因果著神滅論以
明之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王琰難縝曰嗚呼范子曾

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縝荅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
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
又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等兄弟流離不能自振平生
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日葛帔練衣路逢峻峻泫然矜之
乃廣朱公叔絶交論到漑見其書抵几於地終身爲恨
後周書曰柳虬時人論文體若時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
爲文質論
隋書曰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遼東爲意劉炫以
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
之年三征不克炫言方驗
典論曰余觀賈誼過秦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滯義洽
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矣
抱朴子曰洪造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笠冒地若謂天北

方遠者視北方星宜細於三方矣

語林曰宋岱爲青州刺史著無鬼論甚精莫能屈後有書生詣岱談論次及無鬼論書生乃拂衣而去曰君絶我輩血食二十餘年以君有青牛髯奴所以未得相困今奴已死今得相制矣言終而失明日岱亡

又幽明録曰阮瞻亦著無鬼論俄而鬼見而瞻死

議

説文曰議語也又曰論難也

周易節卦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文心雕龍曰周爰咨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百揆之舉舜疇五臣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預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交辯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至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可謂捷於議矣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安國之辯匈奴賈捐陳於朱崖劉歆辯於祖宗雖質文不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郭躬之議擅誅程曉之駁校事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科秦秀定賈充之謚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世善駁則應劭爲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爲宗然仲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機議亦有鋒穎而腴辭不剪頗累文骨亦有其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群務施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顧事實於前代觀變通於當今理不謬

插其枝字不妄舒其藻郊祀必洞於禮戎事宜練於兵田穀先曉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以辯潔爲能不以繁縟爲巧事以明覈爲美不以環隱爲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空騁其華固爲事實所擯設得其理亦爲浮詞所埋矣昔秦女嫁晉從文衣之媵晉人貴媵而賤女楚鬻珠於鄭爲薰桂之櫝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末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存於兹矣

李充翰林論曰在朝辯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陳機議晉斷亦各其美矣

三國典略曰王粲才既高辯鍾繇王朗等雖各爲魏卿相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敢指手

又曰齊主命立三恪朝士議之太子少傅魏收爲議衆皆同之吏部侍郎崔瞻以父與收有隙乃別立議收讀瞻議畢笑而不荅瞻曰瞻議若是須贊所長瞻議若非須詰所短何容讀國士議文直如此冷笑收但慙而竟無言

又曰齊魏收嘗在議曹與諸博士引據漢書論宗廟事博士笑之收便忿取韋玄成傳抵之而起博士夜共披尋遲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南史司馬褧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司舉褧脩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決也

唐書曰天寶中崔昌上封事推五行之運以國家合承周漢其周隋不合爲二王後請廢詔下尚書省集公卿議昌獨見之明群議不屈會集賢院學士衛包抗表陳論議之

夜四星聚於尾宿天意昭然上心遂定求殷周漢後爲三恪廢韓介酅等公以昌爲左贊善大夫

又曰張平叔判度支平叔欲以征利中上意以希大任請加監權貴集州郡時宰不能奪因下其議韋處厚奏議發十難以詰之上然後深知害人乃止平叔繇是始疎

獨斷曰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駮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駮議不得言議異

金樓子曰余後爲江州副君賜報曰京師有語云論議當如湘東王仕宦當如王克克時始爲僕射領選也

牋 說文作箋

說文曰箋表識書也

文心雕龍曰牋者表也識表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文麗而規益子桓不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爲詩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敘情周而巧牋之善者也原牋記之爲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懾簡而無傲清靡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箋記之分也

晉書曰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爲縣小吏功曹夜醉如厠使卞執燭不從功曹銜之以它事補亭子有祖秀才者於亭中作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秀才謂縣令曰卞公府掾之精者卿云何以爲亭子令即召爲門下史

異苑曰河內荀儒字君林乘冰省舅氏陷河而死兄倫爲文求尸積日不得設祭水側又投牋與河伯經一宿岸側

冰開尸手執牋浮出倫又牋謝之
博物志曰鄭玄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云毛公嘗爲北
海玄是此郡人故以爲敬
世說曰郗司空在北府桓宣武惡其居兵權郗於事素暗
遣牋詣桓方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世子嘉賓出行道上
聞信至急遣取牋視之章寸寸毀裂便迴車解衣帳中卧
更作牋自陳老病不復堪人間欲乞閑地自養宣武大喜
卽發詔轉爲都督五郡守會稽

啓

說文曰啓傳信也
服虔通俗文曰官信曰啓
張璠漢紀曰董卓呼三臺尚書以下自詣卓啓事然後得
行

文心雕龍曰啓者開也高宗云啓乃心沃朕心蓋其義也
孝景諱啓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牋記始云啓聞奏事之末
或云謹啓自晉來盛啓用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
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啓之大
略也
晉書曰山濤爲吏部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
公啓事

書記

文心雕龍曰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
辭揔爲之書書之爲體主言者也揚雄曰言心聲也書心
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故書者舒也舒布其言陳之
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
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會以策子家與趙宣以書巫臣

之責子反子産之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
叔進弔書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及七國獻書
詭麗輻湊漢來筆札辭音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東方之
謁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子雲之荅劉歆志氣盤桓各含殊
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
魏之元瑜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
翰辭抑其次也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壹贈離乃
少年之激昂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
得宜斯皆尺牘之偏才也詳諸書體本在盡言所以散鬱
陶詠風采固宜滌蕩以任氣優游以懌懷文明從容亦心
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自戰國已前君
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
書於膠后其辭義美哉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

郡將奉牋也

漢書曰蘇武與常惠使匈奴被留昭帝即位數使至匈奴
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
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
使者大喜如惠語單于單于視左右而敬謝漢使曰武等
實在於是遣還漢

又曰陳遵容貌奇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
皆以爲榮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遣吏西上召善書吏十人
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机口占目省官事數百封
親疎各有意

又曰谷永字子雲便於筆札故時人云谷子雲之筆札樓
君卿之脣舌

後漢書曰鄧奉反於南陽趙熹素與奉善數遣書切責之

而讒者因言熹與奉合謀帝以爲疑及奉敗帝得熹書乃驚曰趙熹真長者也即徵熹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又曰竇章字伯向好學有文與馬融崔瑗同好更相推薦融與竇書曰孟陵奴來賜書見手迹歡喜何量次於面也書雖一紙八行行七字

吳錄曰王宏爲冀州刺史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號曰王獨坐

蜀志曰先主辟馬良遂爲掾後遣使吳良請亮曰今銜國命恊穆二家幸爲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爲文良即爲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權大待之

又曰王平字子均生長戎旅手不能書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傳聽之略知其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

晉書曰何曾爲三公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

又曰何綏字伯蔚曾之孫也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賢奢侈過度性既輕物翰札甚簡城陽王尼見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世而務豪乃爾豈其免乎劉輿潘滔譖之於東海王越越遂誅綏

又曰荀勗傳云勗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勗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勗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

又曰簡文輔政引高崧爲撫軍司馬桓溫擅率衆北伐簡文忌之崧曰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迴旆便於坐爲書草曰寇讎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之大筭能加

斯非足下而誰

又曰王恭將舉兵詣譙王尚之以謀告殷仲堪桓玄玄等從之推恭爲盟主尅期同赴京師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仲堪之信因庾楷達之以斜絹爲書內箭簳中合鏑漆之楷送於恭恭發絹文角戾不復可識謂楷爲詐

晉陽秋曰劉弘爲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寧款密故莫不感悅顛倒恭赴咸曰得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朱齡石並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共荅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又曰徐湛之善於尺牘音詞流暢

南齊書曰周顒字彥倫善尺牘沈攸之送絕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荅

齊春秋曰吳郡張融字思光臨終及葬徵士何點使汝南風周英爲書與融謝瀹見歎曰此書雖漂宕不倫亦有破的

後周書曰梁臺性果敢有志操不過識百字口占書詞意可觀

又曰柳慶時父僧習爲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託選用未定僧習謂子曰權貴請託吾並不用其使欲還皆須有荅汝等各以意爲吾作書也慶乃具書草云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朝廷恒典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郎依慶所草以報

後唐書曰李襲吉掌太祖書記襲吉博學多通尤諳悉國

朝近事爲文精意練實動拘典故無所放縱羽檄軍書辭理尤健自太祖上源之難與朱温不叶乾寧末劉仁恭負恩其閒論列是非交相聘荅者數百篇警策之句播在人口文士稱之天復中太祖與朱温脩好遣張特致書初敘相失之由毒手尊拳之句溫怡然大笑謂幕史敬翔曰李公斗絕一隅削弱如此襲吉一函抵二十萬兵勢所謂彼有人何可當也如吾之智筭得襲吉之筆才如虎傳翼矣翔赧然而退

魯連子曰燕伐齊取七十餘城唯莒與卽墨不下齊田單以卽墨破燕軍殺將軍騎刼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城數月魯仲連乃爲書著之於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

韓子曰鄭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誤於書中云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國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明者舉賢而任之因以之治也

皇甫謐高士傳曰光武徵嚴光至司徒侯霸使之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居台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天子徵我三辭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得書乃口授之曰君房足下位至鼎司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無它言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耶

魯國先賢傳曰孔翊爲洛陽令置器水於前庭得私書皆投其中一無所發彈治貴戚無所迴避○典略曰太祖嘗

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攬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語林曰殷洪喬作豫章郡臨去郡人因寄百餘函書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之曰沈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達書郵

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魏文帝集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尉還書與余盛稱彼土地形勢觀其詞知陳琳所爲

李充起居誡曰牀頭書疏亦不足視或是他私密事不欲令人見見之縱不能宣誰與明之若有泄露則傷之者至矣

嵇康與山濤書曰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閒事堆案盈几不相酬荅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能久堪

延篤荅張奐書曰離別三年夢想言念何日有違伯英來惠之書盈四紙讀之反覆喜不可言

張奐與陰氏書曰篤念旣密文章粲爛奉讀周旋紙弊墨渝不離於手

金樓子曰劉睦能屬文作春秋旨義終始論及賦頌數十又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帝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置之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又曰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意何如上言加飡食下言長相憶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文部十二

誄　弔文　哀辭　哀策

誄

釋名曰誄累也累列其事而稱之也

說文曰誄謚也

周禮春官下曰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遣之日讀誄（累其行而讀之而作謚也）凡喪事攷焉（爲有得失）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

禮記檀弓曰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慭遺一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

又檀弓上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三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傳曰誄者累其行迹而爲之謚也

漢書曰景帝中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應劭曰諸侯王皆屬大鴻臚故薨列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師古曰大鴻臚本名典客大行令即典客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如淳曰三公薨以策書誄其行

東觀漢記曰杜篤字季雅客居美陽與美陽令遊數從之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世祖詔諸儒誄之篤於獄中爲誄辭最高帝美之賜帛免刑

魏志明帝詔曹植曰吾既薄才至於賦誄特不閑從兒陵上還哀懷未散作兒誄爲田家公語耳答曰奉詔并見聖思所作故平原公主誄文義相扶章章殊與何句感切哀動聖明痛貫天地楚王臣彪等聞臣爲讀莫不揮涕

晉中興書郗超死之日貴賤操筆爲誄者四十餘人其爲物所宗如此

齊書曰謝超宗有名譽善屬文爲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文章流別傳曰詩頌箴銘之篇皆有往古成文可放依而作惟誄無定制故作者多異焉見於典籍者左傳有魯哀公爲孔子誄

文心雕龍曰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士大夫之才臨喪能

太平御覽 卷五百九十六

誄誄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以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而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謚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誄觀其慭遺之辭嗚呼之歎雖非叡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曁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有累德述尊而闊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吳誄雖工而結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頤盼千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潔相參觀其序事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搆意專師孝山巧於敘悲易入新麗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貴在簡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百言自陳其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王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述哀情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雰霧杳冥始序致感遂爲後式影而效者弥取於工矣詳夫誄之爲制蓋選言以錄行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覿送其哀也悽焉如可傷此其旨也

文心雕龍曰陳思之文群才之儁也而武帝誄云尊靈永蟄明帝頌云聖體浮輕輕浮有似於蝴蝶永蟄頗擬於昆蟲施之尊極不其嗤乎

南史宋謝莊作宣貴妃誄曰首賛甍門方之漢鉤弋也及廢帝即位下莊于獄曰卿作此誄時知有東宮否

列女傳曰柳下惠死門下將誄之妻曰將述夫子德耶二三子不若妾之知之乃爲誄曰夫子之信誠與人無害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門人從之

世說曰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心猶淡水同此玄味孝伯見云才士不遜亡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又曰謝太傅問主簿陸退張憑何以作母誄而不作父誄陸荅曰故當是丈夫之德表於事行婦人之美非誄不顯

弔文

文心雕龍曰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謚事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亦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矣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人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虒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害民搆怨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以殞身或狷介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行美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周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卒章意要切斷而能悲也揚雄弔屈思積功寡意深文略故辭韻沈膇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爲並驅耳故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文仲宣所製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其志也禰衡之弔平子縟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詞巧而文繁降斯已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爲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析割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左傳莊十一年曰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

其庶乎

史記曰相如從上至長楊還過宜春宮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

漢書曰揚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君子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騷

禰衡別傳曰南陽寇柏松託劉景升當覽小出屬守長胡政令給視之柏松父子宿與政不佳景升不在柏松子在後羅人盜迹胡政無狀便爾殺之景升還慙悼無已郎治殺胡政為作三牲醊焉正平為作板書弔之時當行在馬上駐馬授筆倚柱而作之

禰衡弔張衡其辭曰南岳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亂揚手文飛昔伊尹值湯呂尚遇旦嗟矣君生而獨植漢蒼蠅爭飛鳳凰已散元龜可羈河龍可絆石堅而朽星華而滅唯道興隆悠悠未絕靡滯君音與浮河水有竭君聲永流周旦先沒發夢孔丘余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

糜元弔比干曰余既詰紂之後又感比干亢辭進諫不顧其身而受刳屠之戮殺身之後紂不悔寤適足使凶君之心而無益於世故復責而弔之

糜元弔夷齊曰少承洪烈從戎于王側聞先生餓於首陽敢不敬弔寄之山岡嗚呼哀哉夫五德更運天秩靡常如有紹代之主必有受命之王故堯終于虞舜禹殁於成湯

且夏后氏之末祀亦殷氏之所亡若周武爲有失則帝乙亦有傷于不棄殷而餓死何獨皆周而深藏所行誰路而于涉之首陽誰山而子匿之彼薇誰菜而子食之行周之道藏周之林讀周之書彈周之琴飲周之水食周之菜而異謗周之主謂周之淫是誦聖之文聽聖之音居聖之世而聖之心

束晳弔蕭孟恩文曰東海蕭惠孟恩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恩及晳旦夕同遊分義早著孟恩夫婦皆亡門無立肩時有伯母從兄之憂未獲自往致文一篇以弔其魂并修薄奠其文曰舊友人陽平束晳謹請同業生李察奉脯脩一束麥糒一器以致詞于處士蕭生之墓曰嗚呼哀哉精爽遐登形骸幽匿有耶亡耶莫之能測敬薦薄饋魂兮來食孟恩孟恩豈猶我識

束晳弔衛巨山曰元康元年楚王瑋矯詔舉兵害太保衛公及公四子三孫公世子黃門郎巨山與晳有交好時自本郡來赴其喪作弔文一篇以吉其柩曰同志舊友陽平束晳頃聞飛虎肆暴矯矯皇制禍集于子宗祊幾滅越自巽方來赴來祭遥塋子弟銘旌纂立旣闕子庭其殯盈十徘徊感慟載號載泣歙袂升階子不我揖引袂授袪子不我執魂兮魂兮於焉栖集

李充弔嵇中散曰先生挺邈世之風資高明之質神蕭蕭以宏遠志落落以遐逸忘尊榮於華堂括卑靜於蓬室寧漆園之逍遥安柱下之得一寄欣孤松取樂竹林尚想蒙莊聊與抽簪味孫觴之濁醪鳴七弦之清琴慕義人於玄旨詠千載之徽音凌晨風而長嘯託歸流而永吟乃自足於丘壑孰有慍乎陸沈馬樂原而翹足龜悅塗而曳尾疇

廟堂之是榮豈和鈞之足視久先生之所期差玄逵於遐旨尚遺大以出生何殉小而入死嗟乎先生逢時命之不丁冀後凋於歳寒遭繁霜而夏零滅皎皎之玉質絕琅琅之金聲投明珠以彈雀捐所重而爲輕諒鄙之心不爽非大雅之所營

袁宏友李氏弔嵇中散曰宣尼有言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自非賢智之流不可以襃貶明德擬議英哲矣故彼嵇中散之爲人可謂命世之傑矣觀其德行奇偉風韻劭邈有似明月之映幽夜清風之過松林也若夫呂安者嵇子之良友也鍾會者天下之惡人也良友不可以不明明之而理全惡人不可以不拒拒之而道顯然夜光匪與魚目比映三秀難與朝華爭榮故布鼓自嫌於雷門礫石有忌於琳琅矣嗟乎道之喪也雖智周萬物不能遣絕糧之困識達去留不能違顛沛之艱故存其心者不以一眚累懷檢乎跡者必以纖芥爲事慨達人之獲譏懼高範之莫全凌清風以三歎弔撫茲而悵焉聞先覺之高唱理極滯其必宜候千載之大聖期五百之明賢聊寄憤於斯章思慷慨而泣然

哀辭

文章流別傳曰哀辭者誄之流也崔瑗蘇順馬融等爲之率以施於童殤夭折不以壽終者建安中文帝臨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幹劉楨等爲之哀辭哀辭之體以哀痛爲主緣以歎惜之辭

文心雕龍曰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流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夭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夭枉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漢武封禪而霍嬗暴亡哀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也降及後漢汝陽王亡

崔瑗哀辭始變前式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僊
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髣髴乎漢武也至於蘇
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
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
慮贍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
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
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性
故與言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惜加乎容色隱心而結
文則事愜觀文而屬心則體奢體奢爲辭則雖麗不哀必
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

班固馬仲都哀辭曰車騎將軍順文侯馬仲都明帝舅也
從車駕於洛水浮橋馬驚入水溺死帝顧謂侍御史班固
在馬上三十步爲哀辭

南史曰劉孝綽三妹一適東海徐悱文尤清壯所謂劉三
娘者也悱爲晉安郡卒喪還建業妻爲祭文詞甚悽愴悱
父勉欲爲哀辭見之乃閣筆

三國典略曰齊文宣崩楊愔選其挽歌令樂署歌之其魏
收四首陽休之祖珽劉逖各二首盧思道八首並用於是
晉陽人謂思道爲八采盧郎北營刺史李愔戲謂逖曰盧
八問訊劉二逖每銜之至是愔上感思賦自陳文宣之世
遭遇譏謗逖爲帝奏其文誹謗先帝齊主怒令鞭之逖喜
曰高捷三十熟鞭之白何如喚劉二時

哀策

文章流別論曰今所傳哀策者古誄之義

世說曰王東亭夢人以大筆與之如椽子大覺曰當有大
手筆事少日烈宗崩哀策謚議皆王所作

國朝傳記曰褚遂良爲太宗哀策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又曰崔融同業作武后哀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文部十三

檄　檄　移　露布附

說文曰檄二尺書也從木敫聲

釋文曰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書也

李充翰林論曰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

起居誡曰軍書羽檄非儒者之事但家奉道法言不及殺語不虛誕而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誇壯則軍容弱請姑舍之以待能者

文心雕龍曰昔有虞氏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

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有文誥之詞即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不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曝彼昏亂劉獻公所謂告之以文詞董之以武師者也齊桓征楚詰菁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郜之焚管仲呂相奉詞先路詳其意義即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布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專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詞伐罪非唯致果爲毅抑亦厲詞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奮其武怒揔其罪人徵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姦宄之膽訂信順之心使百尺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飾而意切事明隴右文

士得檄之體也陳琳之檄壯有骨鯁雖奸閹攜養章實文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詞書釁皦然曝露鍾會檄蜀徵驗甚明桓溫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叙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驗強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煒曄以騰說凡此衆作莫之或違者也故其植義颺詞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詞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詞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

史記曰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後儀既相秦爲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漢書曰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在上旁怠慢嘉奏事因言曰

陛下幸愛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
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爲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
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
嘉嘉不爲禮責曰朝廷者高帝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
不敬當斬汝劾吏令行斬之通頓首血出不解文帝度嘉
已困通持節召通而謝嘉曰此吾弄臣君釋之
東觀漢記曰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賜坐席之閒以要其死
力當此之時賊檄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閒講經
藝
又曰廬江毛義性恭儉謙約家貧以孝行稱南陽張奉聞
其名往候之坐有頃府檄到當守令義捧檄持入白母喜
甚（事具孝門）
後漢書曰耿恭爲戊己校尉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弥
己下皆喜遣使獻名馬
又曰隗囂故宰府掾吏善爲文書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
諷誦
魏書曰陳琳作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
卧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疾病太祖平鄴謂陳琳
曰君昔爲本初作檄書但罪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乎琳
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太祖愛其才不咎
又曰劉放善爲書檄太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之所爲
張華別傳曰駕西征鍾會次長安華兼中書侍郎從行掌
軍中書疏表檄文帝善之
晉書曰易雄長沙人也爲舂陵令刺史譙王承旣拒王敦
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王敦罪惡城陷
爲其所虜意氣慷慨神色無怍送到武昌敦遣人持檄示

雄面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
王室如燬安用生爲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
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掛肉其傍夫
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
當時見者無不傷惋
又曰張軌爲涼州刺史時晉昌張越涼州大族讖言張氏
霸涼自以才力應之越初爲梁州刺史而志在涼州遂託
病歸河西陰謀代軌乃遣兄鎮及曹袪麴佩移檄廢軌軌
遣主簿奉表詣闕將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
鎮檄排閤入諫軌默然從之
又曰元帝遣揚威將軍甘卓建威將軍敦逸攻周馥于壽
春安豐太守孫惠卿率衆應之使謝擒爲檄擒馥之故將
馥見檄流涕曰必謝擒之辭擒聞之遂毁草旬日馥衆潰

續晉陽秋曰何母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
屏風裏製檄文母潛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謀大喜謂曰
汝能如此吾讎恥雪矣
嵇氏世家曰含字君道爲中書郎書檄雲集含不起草
北齊書曰高祖西討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知相府城局
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辭請以孫搴自代高祖引搴入
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援筆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悅即
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
梁書曰元帝擒朱子仙及丁和送之江陵並下于獄子仙
檄湘東曰既瞎且尰爾勇伊何即書記沉炯之文也有司
焚毁湘東弗知曾辯購炯獲之酬錢十萬炯既不敢謁見
遂諂事于僧辯自此軍書咸出於炯
又曰王偉濟陽人也學通周易嘗在淮陽賦詩曰平明聽

戰鼓薄暮敘存亡楚漢方龍鬬秦關陣未央旣至江陵繫之於獄以詩贈湘東嬖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十五十韻詩以希不死湘東愛其詞翰猶欲未誅左右嫉之乃曰偉前作檄文言詞不順湘東取視其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湘東大怒釘其舌於柱剜其臍抽其腸出乃斬之

陳書曰趙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涉文贍速每召製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

又曰顧野王博識洽聞侯景之寇郡將裴君正舉兵赴援文檄皆以委之口占便就未嘗立草

國朝傳記曰元萬頃初爲契苾何力征高麗管記作檄書云不知守鴨綠之險莫離支報云謹聞命矣遂移兵固守官軍不得入萬頃坐流嶺南

唐書曰李巨川爲華州掌書記時李茂貞犯京師天子駐蹕於華韓建以一州之力供億万乘慮其不濟遣巨川傳檄天下請助轉餉同匡王室完葺京城西方書檄酬報輻湊巨川灑翰陳敘文理俱愜昭宗深重之時巨川之名聞於天下

移

文心雕龍曰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人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文曉而喻博有檄移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詞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簡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爲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衆資移所以洗濯民心堅明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

大同也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後王莽簒位爲京兆尹哀帝時與五經博士講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後漢書曰韓馥見民情歸袁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己嘗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爲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

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周彥倫隱於北山後應詔出爲鹽官令欲過北山孔生鄙之意移文於北山

三國典略曰衛襄字叔遼河東人脩行至孝州郡嘉之時有白波賊衆數萬人官兵誅伐不能卞賊曰使叔遼要我願散於是襄爲移書卽平定

王隱晉書曰毛寶據邾城城陷寶尸沈江不出戴洋移告河伯死尸立出

梁裴子野傳曰普通七年大舉北侵勅子野爲移魏文受詔立成武帝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武帝目子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勅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勅催令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撰之昧爽便就入奏武帝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具草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誹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文速者子野荅曰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露布

文心雕龍曰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

後漢書曰鮑永爲司隸校尉子昱復拜焉後詔昱詣尚書

使封胡降檄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着姓又當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故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

後魏書曰邢巒從征漢北巒後至高祖曰至此以來賊未擒滅城隍未崩想在不遠所以緩攻者正待中書爲露布耳

又曰高祖每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傅脩耳

魏書曰高祖車駕南伐以韓顯宗統大軍破蕭鸞軍斬其將高法援等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聞王肅獲賊二三疋驢馬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

又曰彭城王勰從征齊軍帝令勰爲露布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群臣以臣小才豈足大用帝曰汝亦才達但可爲之及就尤類帝文人咸謂御筆帝曰非兄即弟誰能辦之勰對曰子夏被嗤於先聖臣又荷責於今來

後周書曰宇文神舉幽州人盧昌期祖英伯等聚衆據范陽反詔神舉率兵討擒之齊黃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又曰周人呂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則讀書令蒼頭執燭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周文歎其工而且速

北齊書曰杜弼從高祖破西魏於邙山命爲露布弼即書絹曾不起於草

世說曰桓宣武北征時袁虎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喚袁倚馬前令作手不輟俄頃得七紙殊可觀王東亭亦在側絕歎其才

國史補曰李晟破朱泚德宗覽收城露布之文云臣已肅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右六宮皆嗚咽論者以國朝捷書露布無如此者于公異之詞也公異後爲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至賜孝經一卷壞坎而終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文部十四

符　契券　鐵券

過所　零丁

符

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

釋名曰符付也書所勑命於上付使傳行之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代以書翰矣

史記曰秦昭王破趙長平又進圍邯鄲魏昭王之子無忌號信陵君其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遺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

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也公子患之過侯嬴問計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許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遂矯魏王令奪晉鄙兵進擊秦秦軍遂解

又曰呂不韋說華陽夫人請立子楚夫人然之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來往者皆稱譽之乃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嫡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嫡嗣

漢書曰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相爲銅虎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郡合符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終軍從濟南常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書帛裂而分之臣瓚以爲漢出入關用傳猶今之過所軍棄繻而去後爲使建節出關關吏識之曰此使者迺前棄繻生也

後漢書曰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䟽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閒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絶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漢記曰延熹五年長沙賊起攻沒蒼梧取銅虎符太守甘定刺史侯輔各奔出城

又曰郭丹字少卿初之長安買符以入函谷關歎曰丹不

乘使者車終不出關後果如本心

又曰赤眉欲立宗室以木札符書曰上將軍與兩空札置笥中大集會三老從事令劉盆子等三人居中央一人奉符以年次探之盆子最幼探得將軍三老等卽皆稱臣

隋書曰高祖頒青龍符於東方總管刺史西方以騶虞南方以朱雀北方以玄武又頒木魚符於總管刺史雌一雄一又頒木魚符於外官五品已上

又曰煬帝顧謂樊子蓋曰朕遣越王留守東都示以皇枝盤石社稷大事終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後出此亦勇夫重閉之義也無賴不軌者便誅鋤之凡可以施行無勞形迹今爲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列女傳曰楚昭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昭王平王子昭王軫也）昭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而去（漸臺水上之臺）王聞江水大至遣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曰王召宮人皆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而行使者反取符未還則大水至臺弛壞夫人流而死王曰嗟乎夫守義死不爲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曰貞姜

契券

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爲限以別也大書中央破別之也契刻也刻識其數也

說文曰券契也券別之書以刀刻其旁也故曰契也

漢書曰高祖微時好酒及色從王媪武負貰酒時飲醉臥武負王媪見其上有怪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兩家常折券弃責（以簡牘爲契券旣不徵索故折毀之弃其所負也）

楚漢春秋曰高帝初封侯者皆書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無絕世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字君雲南陽人家素富外孫何氏兄弟爭財重恥之以田二頃解其忿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餘終其所假貸人閒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晉書曰諸王官司徒吏應給職使者每歲先計偕文書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書書定見破券諸送迎者所受郡別校數寫朱券爲簿集上

宋書曰顧綽覬之子也有私財甚豐鄉里士衆多負債覬之禁不能止及覬之爲吳郡太守出文券一大廚悉令焚之宣言遠近皆不須還綽懊歎彌月

唐書曰太宗時東謝蠻帥來朝東謝者南蠻之別種也在黔安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書刻木爲約

又曰羅讓爲福建觀察使兼御史中丞甚著仁惠有以女奴遺讓者讓問其所因者曰本某處家人兄姊九人皆爲官所賣其留者唯老母耳讓慘然焚其券書以女奴歸其母

夢書曰券契爲有信夢得券契有信士也

文心雕龍曰契者結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其遺風也

又曰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僞字形半分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襃髯奴則券之諧也

戰國策曰孟嘗君使馮驩收責於薛曰責畢市吾家所寡者馮驩召民畢集以責賜民因燒其券還見孟嘗君曰君家所寡者義也臣竊矯命舍責以賜民此爲君市義也

劉子曰仲尼無券契於天下而德著於古今善惡明也

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惠有

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拽大杖上冢顚曰大
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冢不要爲它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
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淵卽決券買
之奴復曰欲使者皆上券不上券便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
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賈萬五千
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浚渠縛
落鉏園斫陌杜埤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居當穿
臼縛箒裁竿鑿斗織履作麤黏雀張烏結網捕魚種薑養
羊長育豚駒糞厩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魚垂釣刈芻結
葦躐纑汲水□□酪佐醧醪二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桑拔
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發芋壟集破封日中早𦵔雞
鳴起舂調治馬戶兼落三重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
脯欲飮美酒裁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舍後有樹當
裁作船下至江州上到湔主爲府掾求出入不得乘馬載
車踑坐大呶下牀振頭用錢推訪堊販椶索緜亭買席往
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歸都擔枲轉出旁蹉販于小市
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人市不得夷蹲旁臥
惡言醜罵椶栟櫚也皮可爲繩作組也音鑿蜀土收芋皆窖藏之至春乃發焉戶水門也蜀每落流水養魚欲食乃取之訪堊白墡也蹉名市武都縣出名茶楊氏池出好荷多作刀矛持入益州貨
易牛羊自教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輮截轅若有餘
殘當作俎几木屐及犬彘槃焚薪作炭礨石薄岸治舍蓋
屋書削代牘日暮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月當披九月
當穫十月收豆麥窖芋拾槖採橘持車載湊多取蒲苧
益作繩索雨墮所無爲當編蔣織薄植種桃李梨柿柘桑
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

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隣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持楯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姧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適訖辭窮咋索佑佑叩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眞不敢作惡也轢車轢也疊石竹籠盛石以薄岸也豕槃豬槽也南安縣出綸麥種麥也十月民輸租載湊有利也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作高樓致其上有急則上樓擊鼓以告邑里令救助也

石崇奴券曰余元康之際至在滎陽東住聞主人公言聲大高須臾出趣吾車曰公府當怪吾家嘵嘵邪中買得一惡羝奴名宜勤身長九尺餘力舉五千斤挽五石力弓百步射錢孔言讀書欲使便病日食三斗米不能奈何吾問公賣不公喜便下絹百疋悶請吾曰吾胡王子性好讀書公府事一不上券則不為公府作券文曰取東海巨鹽東齊羝羊朝歌蒲薦八板桃炑眞之安邑梨栗之鄉常山細縑趙國之編許昌揔沙房之綿作車當取高平英榆之轂無尾髑髏之狀太原白槐之輻茱萸之輞河東亂櫛桑輮太山桑光長安雙入白烏釘鑠巧手出於上方見好弓朴可斫千張山陰青梘烏皥栢桑張金好墨過數市之蠡井市豪筆備郎寫書皥角積道金案玉椀宜勤供筆更作多辭乃斂吾絹而歸

邵氏家傳曰邵仲金好賑施年八十一臨卒取其貸錢物書券自於目前焚之曰吾不能以德教子孫不欲復以賄利累之及貸者還錢子孫不受曰不能光顯先人豈可傷其義乎

鐵券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八年妖賊蓋登稱大皇帝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後伏誅

晉中興書曰初閔帝在關中與氐羌破鐵券約不役使

又曰應詹督天門等郡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誅其魁帥餘皆當降自元康已來政令不洽詹召蠻酋破鐵券與盟由是谿蠻懷化數郡無憂其後州郡所有敗唯詹獨保全一境

三國典略曰梁任果降周果字靜鸞南安人也世為方隅豪族仕於江左志在立功太祖嘉其遠來待以優禮後除始州刺史封樂安公賜以鐵券聽世傳襲

又曰侯景圍臺城陳昕說范桃棒令率所領二千人襲殺王偉宋子仙帶甲歸降桃棒許之使昕夜入宮城密啓梁主梁主大悅命使納之并鐫銀券賜桃棒曰事定日當封汝為河南王即有景衆并給金帛女樂以報元功而太子恐其詭詐猶預不決

隋書曰李穆累以軍功進爵為伯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墜馬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詈之授以從騎潰圍俱出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謂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即令撫慰關中所至尅定擢授武衛將軍賜以鐵券恕其十死

又曰越王侗立以段達為納言右翊衛大將軍攝禮部尚書王世充亦納言左翊衛大將軍攝吏部尚書元文都內史令左驍衛大將軍盧楚亦內史令皇甫無逸兵部尚書右武衛大將軍郭文懿內史侍郎長文黃門侍郎委以機

務爲金書鐵券藏之宮掖于時洛陽稱段達等爲七貴

唐書曰李懷光旣解奉天之圍不獲朝見因大怒德宗遣中使諭旨加太尉賜鐵券懷光怒甚投券於地曰人臣反則賜鐵券今賜懷光是使反也上遂幸梁州

過所

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或曰傳轉也轉移所在識以爲信也

史記曰甯成爲右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

漢書曰文帝十二年詔除關無用傳張晏注曰傳信也若今過所李奇曰傳棨也顏師古曰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

魏略曰倉慈爲燉煌太守胡欲詣國家爲封過所

廷尉决事曰廷尉上廣平趙禮詣雒治病博士弟子張策門人李臧賫過所詣洛還責禮冒名津渡平裴諒議禮一歲半刑策半歲刑

晉令曰諸渡關及乘船筏上下經津者皆有所寫一通付關吏

零丁

齊諧記曰國步山有廟有一亭呂思與少婦投宿失婦思逐覓見大城廳事一人紗帽馮几左右競來擊之思以刀斫計當殺百餘人餘者便乃大走向人盡成死狸看向廳事乃是古時大冢冢上穿下甚明見一群女子在冢裏見其婦如失性人因抱出冢口又入抱取在先女子有數十中有通身已生毛者亦有毛腳面成狸者須臾天曉將婦

還亭亭吏問之具如此荅前後有失兒女者零丁有數十吏便斂此零丁至冢口迎此群女隨家遠近而報之各迎取於此後一二年廟無復靈

戴良字文讓失父零丁曰敬白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為積惡致災交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償繒用相賞請為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傴僂捲如胾脣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鴟頭鵠頸獦狗眼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駱駝請復重陳其形骸為人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米羹杯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文部十五

品量文章　歎賞　改易　詆訶

品量文章

後周書薛寘傳曰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贍而寘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

梁書曰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之何劉梁元帝著論云詩多而能者沈約文少而能者謝朓何遜

三國典略曰劉逖字子長少好弋獵騎射後發憤讀書頗工詩詠行臺尚書席毗嘗嘲之曰君輩詞藻譬若春榮須臾之翫非宏材也豈比吾徒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雕悴逖報之曰既有寒木又發春榮何如也毗笑曰可矣

唐書曰富嘉謨雍州武功人也舉進士長安中累轉晉陽

尉與新安吳少微友善同官先是文士撰碑頌皆以徐庾爲宗氣調漸劣嘉謨與少微屬詞皆以經典爲本時人欽慕之文體一變稱爲吳富體嘉謨作雙龍泉頌千燭谷頌少微撰崇福寺鍾銘詞最高雅作者推重

張鷟字文成凡八登甲科員外郎員半千謂人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選萬中未聞退時時流重之目爲青錢學士

楊盈川華州華陰人少與絳州王勃范陽盧照隣東陽駱賓王皆以文詞知名海內稱爲王楊盧駱亦號爲四傑炯聞之謂人曰吾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當時議者亦以爲然其後崔融李嶠張說皆爲一時宗匠崔李嘗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絶塵之跡固非常流所及炯與照隣則可企而致盈川之言不信矣張說謂人曰楊盈川之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既優於盧亦不減王恥居王後則信然愧在盧前爲誤矣

李華善屬文與蘭陵蕭穎士友善華舉進士時著含元殿賦萬餘言穎士見而賞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體溫麗少宏傑之氣穎士詞鋒俊發華自以所業過之爲疑乃爲祭古戰場文熏污之如故置於佛書之閣華與穎士因閱佛書得之華謂之曰此文何如穎士曰可矣華曰當代秉筆者誰及於此穎士曰君稍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又曰元和詞人元稹論杜子美之詩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

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
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弃凡近
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illegible]
魏文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
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
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闇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
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矣里諺曰家有弊帚享之千
金斯不自見之患也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
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
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咸自以騁騄駬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
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
樓槐賦幹之玄猿漏巵員扇橘賦雖張蔡不足過也然於
它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
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
論理不勝辭至于雜以嘲戲及其時有所善揚班之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
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爲
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
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
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
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
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

不以隱約而不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饑寒富貴則流于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于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亦志士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之言

傅子曰或問劉歆劉向孰賢傅子曰向才學俗而志忠歆才學通而行邪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益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

李充翰林論曰潘安仁爲文也猶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綃縠

抱朴子曰世謂王充一代英偉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者

又曰歐陽生曰張茂先潘正叔潘安仁文遠過二陸又曰張潘與二陸爲比不徒騕步之間也歐陽曰二陸文詞源流不出俗檢

又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爲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也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

歎賞

晉書曰張載爲濛汜池賦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嗟歎以車迎之言譚盡日爲之延譽遂知名

又曰張華字茂先阮籍見華鷦鷯賦許以王佐之才中書郎成公綏亦推華文義勝己

陸機弟雲嘗與機書云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後葛

洪著書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源如一焉其弘麗妍贍英銳源逸亦一代之絕乎

南史曰王筠字元禮善屬文沈約每見其文常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曰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筠嘗以詩呈約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約又嘗謂筠叔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秀

又曰謝朓好獎人才會稽孔闓粗有文筆才未爲時人所知孔稚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其好善如此

吳均齊春秋曰丘靈鞠善屬文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上挽歌詩云雲橫廣陌闇霜深高殿深帝摘句咨嗟賞之郎轉爲新安王北平守郎中參軍

唐書曰封敖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宗深重之嘗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宮錦李德裕在相位定策破迴鶻誅劉稹議兵之際同列或有不可之言唯德裕籌計指畫竟立奇功武宗賞之封衛國公守太尉其制語有過橫議於風波定奇謀於掌握逆稹盜兵壺關畫鑠造膝嘉話開懷靜思意皆我同言不它惑制出敖往慶之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敖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迨意如卿此語秉筆者不易措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敖深禮重之

又曰馮定爲太常少卿文宗每臨樂鄙鄭衛詔奉常習開元中霓裳羽衣舞以雲韶樂和之定統樂立於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學士李珏奏定之名文宗喜

問曰豈非能爲古章句者耶遂召昇階文宗自吟送客西江詩吟罷嗟喜因錫以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獻

世說曰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曰卿試擲置地要作金石之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又曰左思字太沖作三都賦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示髙名之士思乃請序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爲作序於是先相訾者莫不斂袵讚述焉

又曰庾仲初作揚都賦成呈庾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於是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

顔氏家訓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置

凡案動輒諷吟味其文

改易

語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漢書曰倪寬善屬文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閒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吏之北地租畜數年還至府上畜薄會廷尉時擬奏已再卻矣掾吏莫知所爲寬言其意掾吏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張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意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讞掾

晉書曰袁宏從桓温北伐又作北征賦皆其文之高者嘗

與王珣伏滔讀其北征賦至聞所傳云獲麟於此野但靈物以瑞德奚受體於虞者究尼父之慟哭似實慟而非假豈一性之足傷乃致傷於天下至此便改韻珣云此賦必傳千載無容率爾今於天下之後便移韻結事然於寫送之致似未爲盡桓溫曰卿思益之宏應聲曰感不絶於予心愬流風而獨寫珣諷味久之謂滔曰當今文章之美當共推此生

宋書曰王誕字茂世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出本示誕曰猶少敘節物一句誕便攬筆益之接其秋冬代變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詢歎矣因而用之

齊書曰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鎭軍將軍徐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齊書劉繪傳曰魚復侯子響誅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須臾便成嶷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

後魏書高祖嘗宴侍臣於清徽堂遂令黄門郎崔光讀暮春羣臣應詔詩至彭城王勰詩高祖仍爲改一字曰昔祁奚舉子天下謂之至公今見勰詩始知中府之舉非私也勰曰臣露此拙才見本朝之私賴蒙神筆賜刊得有令譽高祖曰雖雕琢一字猶是王之本體勰曰臣聞詩一言可蔽今陛下刊以一字足以價等連城

唐書文苑傳曰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從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隱自是始爲今體章奏

三國典略曰齊王在東山飲酒投杯怒赫召魏收於前立爲書曰朕歴數在躬志淸四海蕞尒秦隴久阻風化混一

之事期在今日必當訓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己下水汾流戎船首地便當躬先將士入玉壘徑掩長安梟彼兇首朕與梁國舊好睦聞其奸計乃欲謀規宜令上黨王渙揔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知書成齊主覽之於兇首下足九言曰雖藏山没水終不縱赦於是遣渙南侵

曹植與楊修書曰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常歎此言達以爲美譚

世説曰司馬景王令中書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令松更定松思竭不能改心存之形於顔色鍾會察其憂問松松悦以實荅會取爲定五字悦服之以呈景王景王曰不當爾耶誰所定也曰鍾會向亦欲啓之會公見問不敢饕其能王曰如此可大用令來日平旦入見王獨撫手歎息曰此眞王佐才也

詆訶

曹植與楊修書曰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

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作三都賦搆思十年門庭藩溷皆置筆硯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賦成思恐時人未之見重先以示皇甫謐謐稱善爲其賦序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笑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助庚切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瓮耳及思賦出機絶歎服以爲不能加也遂成當以輟筆焉

三國典略曰齊有人儒劉晝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作賦一首名爲六合自謂絕倫魏收謂人曰賦名六合其愚已甚及其見賦又愚於名

又曰邢劭嘗云江南任昉文體本踈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乃言曰劭常於沈休文集裏作賊何意道我偷任語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顏之推嘗以二公之意問於祖珽珽曰見邢魏之臧否即任沈之優劣

又曰魏收言及沈休文集毀短之徐之才怒曰卿讀沈文集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謂收曰未有與卿談收去避之

隋書曰高構以老病解職河東薛道衡才高當世每稱構有清鑒所有文筆必先以草呈構而後出之構有所詆訶道衡未嘗不嗟伏

隋庾自直少好學屬文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忘交遊特爲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詆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至於再三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

唐書文苑傳曰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

國朝傳記曰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九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文部十六

思疾　思遲

思疾

漢書曰枚皐年十七上書自陳枽之子上得大喜武帝春秋二十九乃得皇太子皐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皐爲文疾受詔輒成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亦具賦門中）

又曰淮南王安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使作離騷傳且受詔日食時上

魏志曰陳思王植年十餘歲讀誦持論及辭賦數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耳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雀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詩植援筆立成太祖異之文帝嘗欲害

植以其無罪令植七步爲詩若不成加軍法植卽應聲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文帝善之

又曰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常以爲宿構

齊書曰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珙（音拱）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丘令楷江珙等共打銅鉢音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

又曰高祖目裴子野曰其形甚弱其文甚壯俄又勑爲書喩魏相文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勑促令送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旣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文檄皆令具草

南史曰朱异（音怡又音異）遷散騎常侍异容皃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鎭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典掌之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又曰蔡景曆陳武帝鎭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曆對使人荅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卽日板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

崔鴻十六國春秋南涼錄曰禿髮傉（內沃切）檀子禮年十三命爲高昌殿賦援筆卽成影不移漏傉檀覽而異之擬於曹子建

北齊書曰魏收鉅鹿人以文章見知曾奉詔爲封禪文收對曰封禪書之盛事昔司馬長卿尚絶筆於此以臣下材何敢擬議臣雖愚淺敢不竭作乃於御前下筆便就不立

藁草文將千言黄門侍郎賈思問侍立深奇之白帝曰雖七步之才無以過此自武定二年以後國家大事詔命軍國文詞皆收所作每有警急不停有同宿構速敏之工邢溫之所不逮

梁書范雲少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藁時人疑其宿構

蕭介傳曰初武帝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三國典略曰高澄嗣渤海王聞謝挺徐陵來聘遣中書侍郎陸昂於滑臺迎勞於席賦詩昂必先成雖未能盡工亦以敏速見美

梁庾肩吾少勤學能鼓琴善屬文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謂之曰吾昔聞汝能作詩今可作若能當貰汝命肩吾便操筆立成詩曰髮與年俱暮愁將罪共深聊持轉風燭暫映廣陵琴子仙乃釋之

又曰陰鏗字子堅梁右衛將軍子春之子也徐陵言之於陳主陳主召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陳主甚歎賞之

北史曰隋章正玄舉秀才楊素志在試退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襃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謂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玄正及時並了素讀數遍大驚

隋書曰楊素周武帝以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帝命素爲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素曰善自勉之勿憂不富貴素應聲荅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

臣無心圖富貴

唐書曰太宗征遼岑文本卒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駐蹕山破賊詔書敬宗立於馬前俄頃而就詞甚典麗深見嗟賞

唐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不加點咸有可觀

又曰王勮(其御切)長壽中累除太子典膳丞知鳳閣舍人事壽春王成器衡陽王成義五王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注不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勮時立召小吏五人各執筆口授分寫一時俱畢詞理典贍儀時人歎服之尋除鳳閣舍人兼弘文館學士

又曰韋承慶選鳳閣舍人兼掌天官選事承慶屬文敏捷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

又曰遜逖幼而英俊文思敏速始年十五謁雍州長史崔日用日用小之令爲土火爐賦握翰即成辭理典贍日用覽之駭然遂爲忘年之交以是價譽益重

又曰玄宗度曲欲造樂府新詞亟召李白白嗜酒已臥於肆矣召入以水灑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餘章帝頗嘉之

又曰韋溫綬之子也以書判拔萃調補祕書省校書郎時綬致仕田園聞溫登第愕然曰判人高等在羣士之上得非交結權幸而致耶令設席於庭自出判目試兩節溫命筆即成綬喜曰此無愧也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曖尚代宗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賦詩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曖因拜官

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有才此篇宿構也願賦一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襞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賜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

令狐楚爲太原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使下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爲頗稱之鄭儋都含切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忽十數騎持刃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

唐中書舍人陸扆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文理具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斯文不墜矣

又曰李巨川登進士第巨川乾符中應進士屬天下大亂流離奔播切於祿仕乃以刀筆從諸侯府王重榮鎮河中辟爲掌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重榮匡合諸藩叶力彌寇軍書奏請堆案盈几巨川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傳之藩隣無不聳動重榮收復之功巨川之助也及重榮爲部下所圖朝議罪參佐貶爲漢中掾時楊守亮帥興元素知之聞巨川至喜謂客曰天以李書記遺我也即命管記室累遷幕職

金樓子曰劉備叛走曹操使阮瑀爲書與備馬上立成有以此爲能者吾以爲兒戲耳

文士傳曰劉楨坐廚人進瓜楨爲賦立成

又曰潘尼嘗與同僚飲主人有流璃盆使客賦之尼於坐立成

國朝傳記曰李德林爲內史令與楊素共執朝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拘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傳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所作詩自敘稱吾意者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千萬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曰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對鶡音曷而辭作暑賦弥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曹植曾作鶡鳥賦命脩作脩辭不爲也又命作暑賦脩雖造終日不敢獻

思遲

西京雜記曰枚皐文章敏疾長卿製作淹遲而盡延譽然長卿首尾温麗枚皐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揚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走檄而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文高典冊而用相如

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少遊太學善屬文太始時天下自公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遂作二京賦因以諷諫思十年始成

魏志曰甘露二年帝幸辟雍會命群臣賦詩侍中和逌音由尚書陳騫等制作稽留有司奏免官詔曰吾以闇昧愛好文雅廣延詩賦以知得失乃爾紛紜良用憮然乃共原逌等

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郡臨淄人思少而好學年四十未

仕潛思爲三都賦十年而成貴勢之家競傳相寫又案郭
伯通衛瓘爲思傳曰思爲三都改易死乃止

宋書曰顔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而遲速懸
絶文帝嘗各敕擬樂府北上篇延之受詔輒成靈運久之
乃就

梁書曰武帝宴壽光殿令劉孺張率賦詩時率與孺並未
及成帝取孺手板戲題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覽
筆便應就何事久遲迴

隋書曰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
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戸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唐書曰李翰天寶中寓居陽翟爲文精密用思苦澁常從
陽翟令皇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

唐李建字杓直德宗聞其名擢充翰林學士未幾罷爲宅

官高郢爲御史大夫表授殿中侍御史四遷兵部郎中知制
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當其任

談藪曰盧思道與庾知禮作詩知禮詩成而思道未就知
禮曰盧詩何太眷眷思道曰自許編苦疾嫌他織錦遲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太平御覽卷第六百

[illegible]

京師圖書館藏書記